

“二”点又何妨

碧落

一日兴起,去览了个小展,只因看到展名为“二二得是”。据说两位作者斋号里都有个“二”字。

听来倒像是本家。这不就是说我吗?本人自号石榴枋,为的是讨厌“石六次芳”那么日里日气,又要用“十六次方”之本义——开方开到开不下去,就是2。数学不好的姑娘,啥都不会算计,爽性一“二”到底。本人又自号二流子,子读三声,一二三全有,不入一切流,本自俱足。

小展在碑林公园,一路分花拂柳看过去。公园据说有各种石碑400多通,“通”这个字专作为碑的量词,有古感,愣是比“块”顺耳。这些碑品中,摹勒傅山先生墨迹的碑,共222块。碑林公园门票,2块。真真,二二,得是。

二二得几?文豪陀斯受耶夫斯基用文学探讨过这个数学问题。他说“当唯有二二得四流行于世的时候,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可言呢?”在他笔下,二二得四是个双手叉腰唾星四溅挡人去路神气活现的蛮横泼皮。

另一位文豪狄更斯也在小说中写过这个数学问题。商人出身的国会议员葛先生动辄就说:“我这个人处世都从这条原则出发:二加二等于四。不等于更多。而且任凭怎样来说服我,我也不相信等于更多……”

我喜欢二这个数字。有一年雪后,寒气逼人。诗人石头从并州徒步回上党,写了些诗,印了本册子,《带着光头去深山》。我买了一本,当然选第022号。随手翻来,瞟一句,入心一句。“天又黑了,头颅刚刚回来。”“一路上,心里冒出几颗人头。很少的。”十年前他突然吃素,因为听到“牙齿之间有哭声”。他的诗好,寒气逼人,灵气逼人,义气逼人。

又想起弘一法师。法师曾取两句古人诗,“一事无成人渐老”“一钱不值何消说”,以自号“二一老人”,是他在闽南居住十年的最好纪念。

又想起以传神复刻令中国传统书画经典惠泽普罗大众的日本二玄社。心有千椎,唯喝一杯澆澆块垒。

1845年3月底的一天,梭罗向人借了把斧头,在瓦尔登湖的森林里盖了间小木屋,独居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。他不挂窗帘,以方便邻居好奇的窥探。那些日子里他写下著名的《瓦尔登湖》,然后搬去了三英里外,他的老师爱默生家舒适的大宅。湖畔小屋连同那片他种满蚕豆的地,本也是爱默生的私产。

美国波士顿大学有一间传奇教室——222教室。这个房间专讲授创意写作项目,尤其是诗歌。222教室的讲台上站立过许多著名教授,他们的交集圈中,有好几位得过诺贝尔文学奖。比如那位来自西印度群岛、被誉为当代荷马的沃尔科特就曾写道:

“我看到最优秀的头脑像狗群用鼻拱翻找

施舍的残羹剩饭
我人近中年。”



禅是一枝花

卫刘芳

在鄙生的某个十年里,除了翻教科医书和在图书馆查阅《千金方》,就是专一地生一场缠绵又无大碍的疾病。谁承想,十年竟这样熬了过来。一夜百花开,那些难捱的日子不可追溯,也不再入梦。

人说十年磨一剑,我什么也没磨,就每日牛饮古怪汤药,还拿文学的通俗的书来消遣。《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里》的作者万一老师说,他是被逼成了艺术家的。我是因体弱“不能出门撂蹄子”而被逼成了作家。风轻云淡是什么?风花雪月是什么?风情万种是什么?别人能写,我也大言不惭地下笔写。

读过《禅是一枝花》,是对禅宗第一奇书《碧岩录》中一百则公案作出逐一解明的书。无端喜欢这个标题,“禅是一枝花”,开得快败得也快。参禅的人多,参透的人少。即便参透了又怎么样呢?大不了是淡泊名利,晒着太阳活到七老八十,像童话中一样,再变成巫婆骑着猫去吓唬小孩子。故事既然这么写,传播又广,可见识人不少。我不愿老成巫婆,我喜欢听人讲故事,也给人讲故事。

前段时间,有人讲了个故事。相传很丑的巫女嫁人,新郎鼓足勇气揭开盖头,看到的却是天仙女。巫女给新郎两个选择,白天丑还是夜晚丑。白天丑,这样夜晚面对的是美丽老婆;夜晚丑,自己忍耐下,白天却有面子。

新郎对巫女说,你喜欢什么时候丑就什么时候丑,巫女自己选择了一天到晚都不丑。读者纷纷对新郎大加赞美。

转而朋友也讲个故事,说有个乞丐遇见一只蛤蟆,蛤蟆对他说,亲吻我一下,我就会变成美丽的公主。乞丐不出声将蛤蟆装进了自己口袋。蛤蟆继续说,她父亲会给乞丐荣华富贵。乞丐掏出蛤蟆说,美丽的公主和荣华富贵都不想要,他只想要一只会说话的癞蛤蟆。

很多时候我们是别人口袋里的蛤蟆,别人是我们口袋里的蛤蟆。我们不吻它,捂着它丑陋地讲话,听的就是这个音。我们恨别人不解放自己,别人也恨我们不解放他们。比如嫦娥,她若不是嫌弃后羿不会怜香惜玉能偷药飞走吗?结果,她从后羿的蛤蟆变成了玉帝的蛤蟆,本质没什么区别。所以不找好下家,不度好身后事,你永远是一只别人口袋里的蛤蟆。

而故事中巫女连自己的容貌定位都要别人定夺,最后自己的委曲求全倒成全了别人通情达理的名声。巫女不如就做了那只路边的蛤蟆,爱丑成什么样,关别人什么事,在自己修炼得能褪去那层癞皮之前不要开口说话。

沉默不仅是金,还是力量,是自我破解身上魔法的力量。大不了对难耐的漫漫长夜说一句,禅,我爱你这枝花。修得成自己开,修不成自己败,攀折权利还在自手。

鹤衣散影都是云

指尖

六月的第一天就是儿童节。那日遇见一位手持花环的女孩,满脸傲娇,一闪而过。作为脑子里充溢太多杂芜的中年人,不禁生出时光一去不复返的惆怅,倒不至于在她们的背影中黯然神伤,却也在夏日阳光下,体察出一丝凉意。

彼时,空中飞舞着无数的飞虫,乱撞乱扑,不选不择,我的衫子跟她们的衫子上,都布满飞虫密密麻麻的身体,遂想起,自己也是过过儿童节的人。

因为要去八里之外的联校,前一夜总是按捺不住的兴奋。提前被大人安排睡下,人却清醒异常。想象明天的流光溢彩、百花簇锦,到了梦里,天地绚烂地晕眩。半夜醒来,窗外黑漆漆的,能听到细细的雨敲到窗棂上,清脆而单调的啪啪声。

似乎雨水每年都无法阻止节日的继续,早上冒雨去,也是常有的事。

其实说到儿童节,最难忘的来自味觉。因为远,中午是要自带干粮的,干粮一般是个饼子:半碗白面,少许盐或糖,小苏打,用水和好,在鏊子上烙。晾凉,也不用纸包,直接放书包里。温热的感觉一路上擦着腿,竟有贴心贴肺、马上吃掉的愿望。因为平日不常吃白面,这块饼子在路上要被吃掉大半,边走边吃,吃得人气喘吁吁的。

有一年,上午表演节目时下了雨,我的包在地上放着,里面的饼子都被雨水泡软了,但还是好吃得很。

小孩总是禁不住美味的诱惑,坐台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演出,但手还要不停地去摸书包里的食物,拿手掐一点,放到嘴里也不敢嚼,怕老师同学看到,半天了,用手捂住嘴,才嚼一口。兴奋而幸福。

又一年,雨太大,表演的场所

搬到了大礼堂。那次表演也不是做操之类的节目,是舞蹈、唱歌,有联校的老师专门给化妆。那老师年轻干净,因为离得近,竟感觉她的呼吸亦是清凉的,有雨水的味道。

记忆里儿童节每年都要遇雨,雨水把借来的白衬衫和手里的花环淋透,红色,绿色就沾到了白衣服上,回家母亲要洗好一阵,总也洗不掉。每年担着这颗怕雨的心,儿童节过得小心翼翼。但雨好像被约好了似的,迟一点,早一点,总会如期而至。

也不过几年光景吧,转眼就不是儿童了,人无惆怅,竟有终于长大的庆幸。

之后儿童节似乎也就没雨了。没雨的儿童节,干燥燥热,过节的孩子脸庞通红,双眼发光。似乎节日就是一道光,或者闪电,总归是明亮的,带给人一种无法抑制的喜悦和兴奋,一时人也觉得壮硕而高大。

跟我不同的是,儿子的儿童节又多了份荣誉。那日一群小孩子拥着他,看他,看奖状。学校里有几百号学生,想来这也是很值得神气的事。

仔细想想,我当年的儿童节也有颁奖仪式吧,只是,我从未得到过奖状奖品,记忆便自动剔除了这个环节。似乎得奖也不是我最向往的事,总觉与我无干,便也不羡慕。竟还不如一场雨。

儿童节过一年少一年了,岂止儿童节,什么节也是过一年少一年了。我在幼时常听祖母说,离天远了,离地近了。好像人越长越矮的样子。

飞虫还在空中飞舞,这是干旱的缘故。记忆和时节的雨,也未及时落下。在门口,将外衣脱下,抖掉那些飞虫,抬眼时,看见它们都朝着楼道的窗口飞去。

世间生物,都是喜光的。